

陪伴与幸福

□家园



AI制图

随着时间不断更迭，转眼已是花甲之年，而娘已是耄耋老人了。近年来，她体重极速下降，瘦骨嶙峋，原来挺直的身体也佝偻了。饭量少了许多，没什么大病，就是走路没了力气，耳朵有点背，有风湿性腿疼老毛病，需隔三差五由大哥他们推着轮椅去医疗站打止痛针。除了自己能起床上厕所、吃饭，其他都需要家人帮忙照顾了。

我想的也是老娘操劳一生，趁她尚在人世、脑子思路清楚的时候，要回乡多陪陪她。

夏天这个炎热的季节，也是蔬菜瓜果丰收的时光。我和老娘每天吃的蔬菜都是哥嫂敞开供给的。梅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带豆、玉米、丝瓜、西红柿……能几天不重样。我炒好菜，在饭桌上问老娘：“味道怎样？”娘总是低头吃着说：“好吃！”随后瓜果上市了，脆瓜、小白瓜、黄金瓜、西瓜、桃子、李子、梨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压得枝头弯了腰的橘子也可以大量采摘了。哥嫂种的品种几乎与菜场一样丰富，应有尽有，并且绿色无公害。

早晨掰了玉米回家，不一会工夫，还带着晨露清香味的玉米便热气腾腾端上了桌。蔬菜地就在老娘家的路边，要是不怕热，到了临炒菜时，去地里采摘，再用旁边清凉透心的井水洗净下锅。用不了几分钟时间，美味的蔬菜便可入口。有时边摘边放进嘴里，酸甜可口，神清气爽。陪着老娘吃着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瓜果，幸福感满满，惬意无比。

因为我们的到来，二哥又拿出多年不用的虾笼，和大哥一道去水库、沙河放虾笼，等待第二天收笼带回家。一般每天能有一大盆，甚至更多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很快就成为餐桌上的美食。

连续几天，一大家子人围着大餐桌，诉说童年，谈笑往事，剥着小龙虾、喝酒吃饭的画面幸福又温馨。老娘异常激动，也抢着说话，大声附和着我们，她希望我们天天都这么热闹地陪在身边。

有一天，虾笼里不小心溜进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大乌龟。好家伙！大约2公斤重，黑灰色背壳，橙黄色的肚皮上，深刻着许多饱经沧桑的纹路。看得出这老龟没有千年百年，但也有几十年吧。二哥把老龟从虾笼倒进了水桶，老龟四脚朝天，好不容易翻转了，伸着

脖子张大嘴，贴在桶壁上，肥腿伸不出来，只能盘在龟壳里了。“水桶不够大，盛不下老龟。”二哥说着，双手从水桶里捧出老龟，直接放在院里。那老龟以为放生了，抬头伸腿急匆匆往前爬，碰到墙壁掉头飞快往回爬，绕了一大圈，接连碰壁，索性不动了，似乎在生闷气。两只绿豆大的小眼睛射出精光。这时，哥嫂在商量着把老龟放生，老龟似乎听懂了，“哼！还不是要把我从哪里来送回哪里去嘛！”
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悠悠哉哉过着，老娘在我们的陪伴下心情愉快，生活作息非常规律，早上或中午吃了饭后，在院子里拄着手杖，步履蹒跚地来回走着锻炼身体，还很认真地边走边数：“第一趟，第二趟……”走累了就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休息。

老娘每天5点左右就起床了，我跟她作息同步，早起早睡习惯了也挺好。

微微的晨风吹来，好凉爽，大哥也早已在地里锄草了。院子大门口路旁有一排修剪平整、绿油油的冬青树，上面有一条长势喜人的丝瓜藤，像雨后春笋般匍匐着噌噌往上窜，藤上开着许多醒目的黄花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花蕊上嗡嗡地叫着。

我惊叹：“长得真快呀！前两天还在那里呢！”我用手一指。

“当然快啦！最多的时候一天一夜能长20厘米呢！”大哥边说边锄草。

我不信，便在丝瓜藤前端位置做了记号，第二天起来，我拿卷尺量了一下，正好长出20厘米。大哥的经验之谈让我心悦诚服。

老娘最喜欢吃大哥家的丝瓜和黄瓜。刚摘下的丝瓜去皮炖煮也好吃，它有自然的甜和香味，一斤多重的丝瓜，娘俩一餐吃光。清脆的黄瓜去皮切片，撒少许白糖做凉拌菜，等老娘中午睡醒，大约下午2点再吃，久吃不厌。似乎连荔枝、苹果、猕猴桃等水果都比不上这纯天然的滋味。

老娘最开心的是有人陪她聊天，聊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遇到亲戚或邻居来看望她，她拉住人家的手谈笑风生。

而我陪在老娘身边，听她絮絮叨叨地反复说着这些家常，看着她吃饭睡觉，从心里洋溢着幸福。有娘在的地方是家。只要一家人和睦相处，相互理解，相互关心，时常交流、陪伴，便是简单的幸福日常。

老家的柿子树

□杨应和

“柿叶铺庭红颗秋”。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寥寥数语，把铺满一地的柿树叶子以及那点缀在秋色之中红彤彤的果实场景，描绘得入骨七分。在柿子成熟的季节，身在外地的我，又想起家中的那棵柿树，澄澈如水的蓝天下，挂满经霜的红艳艳的柿子，在风中轻轻飘动，好一个秋日意境。

这棵柿树已经老了，听父亲说，好像是爷爷栽种的，粗壮的主杆，早已皴裂，可它依然每年一如既往地开花结果。它的果实，几乎是我家唯一的甜点，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。每年柿子硕果累累，母亲就把柿子采摘下来去卖，换来日常生活用品。余下的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，一部分留给我吃。这棵柿树年代久远，又高又壮，几乎成为村庄的标志。当人们提起我的村庄，就不由想起我家甜甜的柿子。

我曾每天仔细观察过柿子的变化，从夏天开花到结果，再到晚秋成熟的整个过程，需要近三个月时间。可儿时的我总是没耐心，当柿子的外皮开始微微变黄，空气中似乎都飘着香甜，诱惑着我和我的小伙伴迫不及待地爬上树，摘下一个大柿子就啃了一口，酸涩得很，眉毛都缩起来，我们彼此的呲牙咧嘴模样很滑稽，哈哈大笑之后，跑到河边用双手捧水漱口。

柿树上的毛毛虫，似乎看不惯我们的粗鲁行为，常常把我们身上扎得又刺又痒，难受极了。大人们看到我们身上红一块、肿一块的，忙用花露水滴在红肿地方，一会就消肿了。可调皮的我们就是不长记性，依然爬柿树闹着玩。不过有了前车之鉴，我们学乖了，爬树之前，在裸露的胳膊上喷些花露水，这一招非常灵光，我们没再受过毛毛虫给予的特殊“礼遇”。

熟透了的柿子也不可贪吃。母亲总是对我说，每天只能吃一只柿子，吃多了会肚子疼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篮子里放着很多红红透亮的柿子，想到甜润细滑的滋味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忍不住偷偷多吃了几个，不一会儿，我肚子就疼得难受，手捂着肚子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。母亲见状，看到我嘴上残留的柿汁，又看了看装柿子的篮子，连忙抱着我奔向村卫生院，服了一粒药，疼痛才有所缓解。

秋风起，树叶黄，柿子又红了。柿树饱经风霜，滋润香甜了我整个童年。而今，这棵柿子树却承载了我对亲情和家乡的思念。它的树皮裂痕斑斑，却依然每年给我们奉献着甜蜜的柿子，一如渐渐老去的父亲，一直为他的儿女尽其所能，无怨无悔。

